



龍樹《六十頌如理論》

第十一講

宗薩欽哲仁波切

時間：2015年10月1-7日

地點：尼泊爾加德滿都

翻譯：西遊譯文

© 悉達多本願會版權所有

本文版權屬悉達多本願會所有。讀者僅可為個人學習之目的而複製、保存。
除非取得悉達多本願會的正式授權，不得以營利或非營利的目的，複製、印刷、
出版、翻譯或製作衍生作品（例如錄製有聲讀物）。



皈依戒與菩薩戒

有很多人請求皈依和領受菩薩戒。由於從密續的角度來說，明天是一個特別的日子，我們會在明天上午授皈依和菩薩戒。但是我想要告訴大家，和許多人所想的的不同，皈依並不是向某個人類、某個仁波切、某個堪布皈依——基本上不是向某個人皈依，從來不是如此。你皈依的是佛、法、僧。

我真的需要澄清，我擁有的唯一善德就是我的虔心。不過，我的虔心混雜著我對佛陀及其教法的熱愛和忠誠，它們全都混合在一起；我的虔心不是純粹心靈上的。我為什麼說它混合了對佛陀及其教法非常情緒化的執著或忠誠？因為對佛法的純淨虔心應該使人非常心胸開闊、不帶評判等等。但是就我而言，我對佛陀及其教法的仰慕讓我確信這是最偉大的法道，而當我聽到其他人的道途時，我沒有全心全意、心胸開闊地敬重，而是很快會發現自己在尋找這些道途的差錯，這實在不是一個好的徵相。但是無論如何，如果我有任何的善德，我對佛法的虔心便是我所擁有的唯一善德。

部分是出自於善良的發心，但部分是出自於我真的想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於人，我樂於通過讓大家可以接觸教法來為佛陀和佛法服務。我樂於看見教法被翻譯，我樂於看見人們學習教法，我樂於看見人們修持教法。我想要釐清的是，在我做這些事情的過程中，雖說這是人性，但你可能對某個人著迷，而不是被法道所吸引，這是你必須小心的地方。

我確實學習了一些佛法，但我不是我這個世代最好的學生，我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看《丁丁歷險記》上。然而我必須說，相較當前這一代的仁波切和祖古們，我們那一代做得不錯。儘管我們成長在一個動蕩的年代，人人都忙於構築一個棲身之處——我說的可不是什麼奢華的住所，我說的就只是一個有屋頂、能關上門的地方。儘管我這個世代的成長年



代是那樣的，但我們真的必須向那些大師們致敬，他們是那麼地勤奮努力。

我真的想要把龍樹、無著、世親介紹給大家，我希望終有一天能向大家介紹佛陀教法的光輝和偉大。我也想要告訴大家，諸如西藏之類的文化並非佛教。我還想要告訴大家——這是我個人鍾愛的抱負，雖然我的年紀可能挺大了，不太適合——我想要告訴世人，你可以一邊聽搖滾樂，一邊修持佛法。這是我真的非常想做的。這是我以前說的話，但現在我好像已經處於另一個年齡層了。因此，我希望看見更年輕的堪布、祖古或仁波切們能夠在介紹佛法的同時，也不排斥搖滾樂、紋身、染髮等等。

我真正想說而且必須澄清的是，我不是一個完美的人。而且我這麼說不是為了展現謙遜，我這麼說比較是為了自保，這是一個免責聲明。

唯一的優點是，我確實擁有想要把龍樹等等介紹給大家的喜悅、願望和發心。但是除此以外，我完全是個迷妄的眾生——各位必須知道這一點。如果你知道這一點，你我就可以成為相當好的朋友。

但是當然，由於某種業力，我生而擁有某種身分地位和名號，這往往成為與大家溝通的一種障礙。這個情況也變得更加複雜，因為身為弟子的我們當然會想要向老師獻上尊敬和供養，但是作為老師的我很清楚自己的真面目。當你們的期望過高，而我知道自己什麼做得到和什麼做不到的時候，這一切就有如一顆定時炸彈，遲早會爆炸。而那種種的藏族文化也讓事情變得更加複雜。

蔣揚·欽哲·旺波不是一個高階喇嘛——你務必把這句話寫下來。真的，他不是一個高位階的上師。我說的是第一世蔣揚·欽哲·旺波。他沒有政治地位，沒有社會地位，什麼都沒有！我這麼說是因為，當你在



諸如加德滿都等地閒晃的時候，會聽到各種高階喇嘛的名號，名號前面冠上五個 H，三個 H，各種 H¹。所以，作為一位蔣揚·欽哲·旺波的轉世，所有的欽哲祖古都不是高階喇嘛！請把這句話寫下來。

無論如何，喇嘛是高階還是低階，和證悟一點關係都沒有。你需要學習的是緣起，緣起會對你有幫助。總之，我想要在舉行皈依和菩薩戒儀式之前，說明這一點。

我很高興成為各位和佛法僧之間的媒人。我更高興成為授戒者，授予大家幫助一切眾生之戒。還有什麼比這更好的工作呢！但是我有許多真面目是你們當中許多人會發現的。而在你發現的時候，切勿因此讓自己遠離佛法，應該讓你遠離的是我這個人。我之所以告訴你們這一點，是因為我確實有嘗試約束自己的行為，但是堅持不了多久，就是無法堅持，所以不如和你們明說，我無法循規蹈矩超過兩天的時間。

了義與不了義

接下來講偈頌，不過我想要先多講一點了義和不了義的教法。

各位所讀誦的《心經》、《金剛經》、《維摩詰經》被認為是了義的教法。換句話說，關於空性、無相（藏 mtshan nyid med pa）的教法，幾乎都是了義的教法。

總體而言，非常概括地說，可以把佛陀的教法分為三類：首先知曉何為不善，其次了知無我空性，最終完全了證一切見地。有些教法，尤其是佛陀早期的教法，是為斷除不善的一切。給予這類教法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個原因是出於當時即刻的需求，因為如果一個眾生投生在例

¹ His Holiness，縮寫 H.H.，通常被譯作「法王」。



如阿修羅道或餓鬼道之類的地方，他甚至連對空性感到迷惑的機會也沒有，他沒有機會對空性產生興趣。

基本上，如果你是一個動物，那你腦子裡唯一想的是接下來吃什麼、接下來在哪裡坐下或睡覺。動物沒有地址，沒有可以鎖上門的地方——或許寵物狗有地址，但是如魚、蝦等動物，牠們沒有可以回去或涉及的地址，牠們也沒有存放物品的儲藏室，沒有銀行，沒有保險，牠們只求生存。牠們也沒有品德操行，它們和自己的兄弟姐妹睡覺，我想牠們也和自己的父母睡覺，對嗎？因此牠們哪有機會討論和思維緣起呢？牠們有那麼多的痛苦，那麼多的不確定性！牠們毫無因、緣、果的概念。而對於其他的道，即使我談論他們，你們大多數人也毫無概念，因此也沒有必要談論。

談談天道可能會比較有趣。他們有自動吸塵器，還有自動的草坪灑水設施。他們的房子裡有冰塊，啊，還有洗碗機。其中很多人有非常棒的房間，可以看見非常美妙的景觀，當然還有英式花園和下午茶。當然，還有汽車！你們去過聖塔莫尼卡嗎？那裡的問題也一樣，那裡有許多人住在有冰塊、有冰箱、有各種設施的房子裡，他們完全不覺得有必要思慮緣起。眾生就是以這樣的方式陷入輪迴中。

這就是我說的「即刻的需求」，事有先後，這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我們需要先讓他們離開這種散亂。怎麼做呢？藉由「首先知曉何為不善」，即駁斥並去除不善，因為「不善」或者說「惡」會給你帶來這種苦。因此，佛有很多早期的教法以及很多其他的教法都是注重於破除惡念惡行。這些是我們所謂的「不了義」的教法，是出於某種暫時的、即刻的需求。因此，法道上的行者仍然有更進一步的目標；基本上，這第一類教法並不是終點。



接著，破斥和斷除「我」——包括我執、自我的概念——的教法，這類教法即是我們所謂的「了義」教法的開端。那些破除各種包袱、各種抑制、各種見地的教法，肯定是了義教法。而這種教法變得非常、非常精細微妙的，就連「一切如夢如幻」這樣的說法，雖說它是了義教法，但卻不是最高深的了義教法。

空性從不否定一切的顯相

許諸法緣生，猶如水中月；非真亦非無，不由彼見奪。（45）²

當你透過中觀見地來檢視現象時，一切現象都會被理解為水中映月。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例子，這個例子描述了藏文所謂的「現而無自性」，意思是：儘管現象是可見的，它有所顯現，但同時卻非本俱的存在。這實際上是對「色既是空，空即是色」那四重空性的直接闡釋。

「明即是空，空即是明」，這可能有點是密乘的用語。這個例子是絕對重要的，因為它主張的是從不否認一切的顯相。否則，當你聽到「無眼、無耳、無鼻、無舌、無身、無意」時，會覺得它實在是非常奇怪的說法，因為你看得見你的眼睛！你知道你有耳朵、你有鼻子、你有這一切，人人都有這些。因此，當各位來此聽聞了七天的中觀教法之後，各位回家時請至少記得：空性並不否定顯相。這含有重大的意義。

如果你沒有正確理解空性，會把它誤解成一團混亂，然而空性並沒有讓事情變得混亂無序，顯相總是完整無損的。「因果業報無欺」，我們說它是「無欺騙性的」。我的意思是，因、緣、果的遊戲或本質從來都是無欺的。但是就只因為因、緣、果是無欺的，並不表示因、緣、果就

² 《六十正理頌》，聖龍樹菩薩造頌，任杰漢譯。餘下引用根本文的出處亦同，不另行標注。



變成實有的。對此，宗喀巴大師有一妙不可言的教法，尤其是在《三主要道》的結尾部分——這《三主要道》是大乘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三種教法。你照鏡子，你的臉會顯現於鏡子中；你照鏡子一百天，你的臉也會在鏡中顯現一百次。鏡子和你的臉的因緣，去照，然後看見，這一切都是無欺的。每次你照鏡子，你的臉都會出現在鏡中，從來不會是一根香蕉出現，但這並不令鏡中的臉變成是真實存在的。正是因為每天都是如此，正是因為從來不會是一根香蕉出現，[所以說是無欺的。]萬一哪天你照鏡子時香蕉出現了，那就變得混亂失序了。

顯空不二

因此，非常重要的是你必須知道：中觀學人從不違反因、緣、果的法則，從來不會！——我必須對此做些澄清：除非他們想要教導弟子「一切皆幻」，否則他們從不違反相對的因、緣、果。例如月稱因為擠畫中牛之奶而備受讚譽，那又是怎麼回事？那是混亂脫序。又如大成就者毗汝巴拒絕讓太陽落山，因為他承諾會在太陽下山時付錢，但他沒錢可付，於是他別無選擇，只好不讓太陽下山。這時你會問「這是怎麼一回事？為什麼月稱要擠畫中牛之奶？為什麼大成就者毗汝巴能讓太陽不落下？」當一個人了知一切事物既有顯現又是空性時，就不會陷入大小、形狀等等的各種二元分別中，就不會看見有畫中牛和真牛等區別。

例如，有眩暈症和沒有眩暈症的人會用不同的方式去接近懸崖或高處。像是有些人不怕鬼，而假設你怕鬼，各種聲響、各種影子都會讓你感到害怕，你就沒法了解那個不怕鬼的人怎麼能夠一個人獨自在房間裡安然入睡。這是我們所謂的了悟顯空不二。

總之，中觀學人了知：一切顯相同時也是本俱不存在的。而這樣的人永遠不會因為常見或斷見而變得散亂。



關於這一點，袞欽龍欽巴有一個非常美妙的教授，談論眾生如何受到這些邊見的吸引。例如，你我會受到這朵花的存在所吸引。如果有人說「桌上沒有花」，我們不會把這個話聽進去。同樣地，你和我也受到「沒有駱駝在我面前睡覺」這個事實的吸引。如果有人說「你的面前正坐著一隻駱駝」，你不會接受這個話。這是生生世世墮入邊見的一種習氣。

而這種習氣變化多端。每次看到西方遊客，我總是感到不解。現在比較少了，但是早些年時，每當我看到西方旅客帶著大照相機到廟裡看到猴神哈努曼時，我總喜歡觀看他們的表情，納悶他們有什麼想法？一隻猴子是神，他們一定覺得非常驚奇。這就是落入那種邊見之中。

這就像是藏族人可以接受馬頭明王的馬頭，但是如果我告訴藏族人有一個長頸鹿頭的本尊，他們會覺得「不，這種事情不存在。」

還有對在座的大多數人，包括西方人在內，如果我說佛陀是白種人，你能接受嗎？他是一個白種人，藍眼睛的雅利安人、波斯人。如果我告訴你，大部分有著金色頭髮的密續本尊實際上都是雅利安人，受到高加索人種的影響，我想你會難以接受。例如普巴金剛有金髮，有些金剛瑜伽母的頭髮是褐色的。實際上，大多數本尊都不是黑髮，而是金色或褐色頭髮，還有些是紅髮。這是落入分別「對」與「錯」的習氣。

但是有些事情已經變成一種文化，我們甚至不去質疑，像是佛陀坐在蓮花上——這怎麼可能？蓮花如此脆弱，佛陀一坐上去，蓮花就被壓扁、擠壞了。但是蓮花仍然完好無損，而你不曾問這些問題。有時候是蓮花和日輪 [座墊]！太陽那麼熾熱，蓮花會立刻被燒毀才對。

有很長一段時間，當我看到中國的佛像時，甚至會感到難以接受——我覺得太胖了。而且有很長一段時間，我覺得中國人完全搞錯了，要知



道觀音菩薩可是個男的。真的，我以前真的這麼想。這就是二元分別，這就是落入常斷二邊。

我會就我的親身經驗告訴大家這個觀音是男是女的故事。我第一次知道觀音是在尼泊爾，大概是1970年代末期。我喜歡看圖畫書，基本上花一個盧比能買幾百本書，非常便宜。在那些中國印行的圖畫書裡，有一本是畫得非常美麗的《西遊記》白描繪本。那時我的英文很糟糕，但是我能够明白書中多次提到觀音菩薩時，說的是天女觀音，因此當時我想「當然了，共產主義的中國人，他們哪裡懂得什麼觀音？他們完全搞錯了。」多年後，我在菩提迦耶隨侍祐主頂果欽哲仁波切，並且在做供曼達、繞佛塔等等之類的修持。這是千真萬確的，當你經由供曼達等修持積累福德之後，你會更加理解佛法，這絕對是真的。有一句經文說「隨類調化相應相示現，尊聖觀自在前敬頂禮」³，還有「所顯非真宛然而顯現」⁴，這些語句是我從非常小的時候就開始念誦的，但是一直要到我二十多歲在做這個曼達供養的時候，我已經念過這麼多遍的這些話語才突然鮮明地浮現出來。「隨類調化相應相示現，尊聖觀自在前敬頂禮」——我們頂禮觀音菩薩，祂以不同的身相和不同的方式對不同的人顯現。然後我領悟到「當然如此！我從前認為那些中國人不了解觀音，那是完全錯誤的想法。」更重要的是這句「所顯非真、宛然而顯現」，這一句非常之重要。正因為它並非真實存在，因此能够以無數種方式顯現。

許諸法實有，當起貪瞋見；受劇苦暴惡，從彼起諍端。（46）

如果你區分顯相與空性，如果你將它們分離，就意味著顯相變成是真

³ གང་ལ་གང་འདུལ་དེ་ལ་དེར་སྣོན་བའི། །བཙུན་པ་སྐྱུན་རས་གཟིགས་ལ་ཕྱག་འཚལ་ལོ། །

⁴ ཅི་ཡང་མ་ཡིན་ཅིར་ཡང་འཚར་བ་ལ། །



實存在的。換句話說，用我的那個例子來講，如果觀音菩薩的性別和觀音菩薩的真實自性——空性——被分開來，那我們就有大問題了。

大約十年前，我去斯里蘭卡參訪各個寺廟。在其中一座寺廟外面有一尊男子手持蓮花之像，於是我以遊客的身分詢問導遊「他是誰？」導遊說，「在佛陀住世期間，有一次佛陀對僧眾說法，有一個小男孩深受佛陀教法的吸引，但因為他是在家人，不能進入和僧眾坐在一起。他的名字是蓮花手，即觀音菩薩。」那個時候，我已經變得可以接受這些了，我的反應是「哇！聽到這些實在非常美妙！」

如果一個現象是真實存在的，那你就有了產生煩惱（情緒）的一個真實的因。或許我應該這麼說：如果你執著於某個事物是真實存在的，那麼煩惱就會如雨般傾瀉而下。

彼為諸見因，無彼惑不起；故若遍知者，見惑皆蠲除。（47）

執著某個事物為真實存在的，這是所有錯誤見地的因。如果沒有那樣的執著，就不會有煩惱產生。因此，理解空性是淨除邪見與煩惱的唯一方法。

通過緣起了知空性

由誰了知彼，謂見緣起生；緣生即不生，一切智所說。（48）

現在，如果有人納悶：「既然理解事物並非真實存在真的能夠驅除所有的煩惱，那麼要如何獲得這種理解？如何才能達到那種了悟？一個人應該如何趨近或發展這種對空性的理解？」希望理解空性的人應該學習緣起。唯有有通過理解緣起，才能了知現象的真實自性。這個我們之前已經討論過了。



有人可能會好奇：「但是，緣起不也是『生起』嗎？怎麼能說緣起意味著『無生』？」所以龍樹在此又重複說道：當我們說緣起的時候，是在主張某個事物並非真實地生起。我們不是說沒有一種宛然的、表面上的生起；確實有外相上的生起。因此，這個「不生」是真正的「不生」。當我們使用「生起」一詞的時候，我們談的是宛然的生起，也就是依緣而起。

這又是幾天前我們已經談論過的：「若從緣生即無生，於彼非有生自性，若法仗緣說彼空，若了知空不放逸。」⁵如果一個現象是依因緣而生，意味著這個現象並非真實地生起；凡是依賴因、緣的事物，其自性都是空性；了知空性的人是具有正念的人。這是佛說的。

緣起亦非真實存在

爲倒知所伏，非實執爲實；執著諍論等，次第從貪生。（49）

那些不了解緣起的人——意指具邪見者之人，或者說那些認爲有現象真實存在的人，換句話說，即認爲這個現象不是緣起之人，這樣的人不可避免地會貪執或固著於現象。不僅如此，這種認爲事物真實存在的思想體系或觀念，會令人們認爲自己的感知正確、別人的感知錯誤，從而導致爭執。

我們已經討論過這一點。中觀學人在這一偈和下一偈中說的是：「即使是『緣起』這個用語，也只是爲了方便溝通而講。我們是出於悲心而使用緣起這個說法。我們中觀派並沒有說有一個真實存在的緣起，因爲那是自相矛盾的。是的，我們不主張有一個真實存在的空性。」記得我

⁵ 《無熱惱請問經》。



之前說過的嗎？相較於執著空性是一個真實存在的空性，如須彌山般巨大的自我也不算什麼，即便那個執著只有芝麻子的大小。⁶

你們如果有人不習慣這種哲學教文，可能會覺得這一偈和接下來幾偈太過理性思維，但是它很重要。學習哲學的學生則會覺得這裡討論的內容很有趣。

這裡的問題是，中觀學人是否有他們自己的論點或主張？兩個哲學家在爭論時，通常兩方都有各自的論點或主張，然後就此爭論。這有點學術性，所以大家需要忍耐一下。尤其是中觀應成派學者，他們會說「自宗無承許」——中觀應成派學者沒有自己的論點，他們不主張任何觀點。而在相對層面上，中觀自續派則是有所主張。這有點複雜。所以，中觀應成派和對手辯論時，往往是使用對方的邏輯。他們有一些辯論工具，我們不必一一詳述，不過基本上，Prasangika（應成）其實可以翻譯成後果——基本上就是說，如果你這麼主張，就會導致這樣的後果。

因此，根本的問題在於，如果你問一位中觀應成派學者「緣起是你的究竟見地嗎？」他們會說「不是。」理解嗎？是的，這有點讓人暈頭轉向。基本上，緣起並非真實存在，因為它是自相矛盾的！之所以會有關於緣起的整個對話，主要是為了破解相信有一個真實生起的論點或主張。

彼諸聖者等，無宗無諍端；諸聖既無宗，他宗云何有。（50）

我們再多講一個偈頌，幾天前我們對此也稍微做過一些探討。因為中觀學人沒有他們自己的主張，因此中觀派所做的爭論不是為了自身的利

⁶ 寧執我見如須彌山，不執空見如芥子許。



益而圖謀建立什麼，它主要是爲了破斥他宗的主張，而他宗也並非真實存在的。
